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
第三十五回 眾俠義夜宿鐵善寺 白勝祖束手探賊巢

詩曰：身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。識破世間事，淡中滋味長。

侯化泰見從外面進來這個僧人好生面熟，彷彿在哪裡見過的。只見那和尚合掌當胸，向眾人施禮：「小僧不知眾位貴人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！」侯化泰忽然想起來了，說：「和尚，原來你在這裡！真上應了古人的話了：『十年久旱逢甘雨，萬里他鄉遇故知。』」連忙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大師傅一向可好？」這個和尚，原來是在四方鎮春遠店那個化緣的和尚，名叫鐵面僧紀忠。只因他在四方鎮募化了一載有餘，把那座下院小鐵善寺修的煥然一新，派徒弟那裡看守，他自己回到鐵善寺。這寺中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普明，一個叫普亮。還有兩個香火道人孫壽、葛福。這廟中山後有一座果木園子，內養著些牛羊野獸，山上樹木不少。他是上月二十日回來的，到這廟中沒事，也就是練練功夫，活動活動腰腿，順便教兩個徒弟練練功夫。今日正在雲牀打坐，忽見徒弟讓進一伙人來，在西禪堂講話，他這才趕到這裡來，要看看這伙人是幹什麼的。一見侯化泰等在座，就知道是大清營的一班英雄來到，連忙施禮。

侯化泰說：「和尚，你怎麼上這裡來啦？」鐵面僧紀忠把自己之事細說了一遍。侯化泰又給和尚引見眾人，大家彼此見禮，說明瞭來歷。紀忠說：「你等眾位好大膽，這一座湖耳山豈是容易過來的？那小霸王楊勝知道，你等性命休矣！我這一座鐵善寺乃是千八百年香火地，你們幾位若住在我這廟內，恐他知道，連我均壞在你等之手。倘若走漏了消息，賊人帶兵一圍，我等竟死在小霸王刀下。」侯化泰說：「我們明日一早就回大清營，絕不在你這廟中久住。」鐵面僧紀忠叫道人備辦素齋，孫壽、葛福兩個人到西院派廚子收拾菜飯，普明掌上燈火。

不多時，孫壽說菜飯齊備，問廟主哪裡吃。紀忠說：「北上房。」燈燭掌上，菜飯擺齊，紀忠請眾位到北上房，大家坐在一處吃酒。紀忠說：「這一位倭侯爺不是江蘇人麼？」顧煥章說：「吾正是江蘇人氏，你怎麼知道？」紀忠說：「小僧當年未出家之時，我也是江蘇人。我有一個表兄叫盧恩龍，常與我提說你老人家。」顧煥章說：「唔呀，原來你是盧大哥的表弟！提起都是自己人了。昨日我還與盧大哥見面，他沒往你這裡來麼？」紀忠說：「並未曾見。」馬夢太說：「和尚，我與你打聽一件事，你可知道？」和尚說：「不知問的什麼事情？」馬夢太說：「就是這湖耳山上的賊將小霸王楊勝，他手下有多少兵馬？那人性情如何？遠近略略如何？怎樣的人品？」紀忠說：「要問別人，我不知道，提這小霸王楊勝，與我結為金蘭之好。」馬夢太說：「原來你是個奸細！」和尚連忙搖頭，說：「不對！我與他雖系異姓弟兄，並不是換心之交。他愛我的武藝，我愛他的能為。他屢次勸我歸天地會八卦教，我執意不從。我說：『你不必勸我，我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。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以慈悲為門，善念為本。我可實不能歸天地會八卦教。』我勸他也再見機而作：『吳恩並非成事之人，你自己早作準備。』他也是精明強乾之人，文武全才，用兵如神。論文，他曉黃石公三略文章；講武，他會呂望六韜的兵法。你等眾位如遇此人，千萬不可輕敵。手下還有大將，都是能征慣戰的英雄。」眾人一齊說道：「這湖耳山甚不易破，恐怕受賊人之害。」大家用完酒飯，天已至二鼓之時。孫壽把殘席撤去，葛福獻上茶來。大家吃了兩杯茶，安歇睡覺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眾人告辭要走，鐵面僧紀忠說：「眾位用過早飯，再回大營不遲。」眾人在一處吃茶，早飯已畢，和尚叫兩個香火道士牽馬。眾人方要上馬，只聽外面叩打山門甚急。和尚說：「你等暫且別走，外面恐怕有湖耳山之人前來，如要遇見，恐其不便。」眾人說：「也好。」紀忠派普明出去，看是何人。小和尚到外面一看，原來是湖耳山八個嘍兵，抬著兩壇紹興酒、兩桌席，說：「少當家的，我們會總爺遣我們八個人與當家的送來兩壇紹興酒，兩桌席，還請這廟中之主到我們山寨上吃酒。」說著話，普明往旁邊一閃，讓這八個嘍兵搭進廟來。到了西跨院中，鐵面僧紀忠吩咐每人賞他們白銀二兩。普明把銀子拿出來給了嘍兵，八個人稱謝。紀忠說：「你等幾個人在這裡吃酒吧，我過日要到山寨，前去與你們寨主拜壽去。」眾嘍兵辭出。且說紀忠說過日到那祝壽，馬夢太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也不走啦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和尚，你要到山上，我跟你到湖耳山，探探賊人的巢穴如何。」鐵面僧紀忠連連搖頭說：「少將軍千萬不可！少將軍要到湖耳山，無事還好；倘若有事，這一個干係，我可擔不了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與你無干。我改扮一個和尚，你就說我是你的徒弟。」紀忠說：「我要帶你到那裡去，你要少說話。」那少將軍說：「亦可。你給我一身和尚衣服，我改扮起來，你們看看。」鐵面僧紀忠說：「普明，把你的衣服拿出來給少將軍穿上，大概可體。」普明取來一個衣包交給少將軍，他拿著到裡間屋中，把自己衣服脫下來，把辮子拆散，先拿水濕了，把辮花打開，披散著發髻，換上僧袍、僧鞋、僧襪，普明又給他一掛念珠、一個繩甩，裝扮出來了，叫眾人一看，果然真像一個小陀頭和尚。鐵面僧也換上衣服，說：「你們眾位千萬可別出廟，如要出去，走漏了消息，你我眾人都有些不便。此處遍地是天地會之賊，諸事都要留神。」王天寵說：「你不必囑咐了，我等大家絕不能給你壞了事。」紀忠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二人就要去了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且慢，小霸王楊勝到你這廟中來過沒有？」紀忠說：「時常來往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你這廟中人他可都認得？」紀忠說：「徒弟與香火道人，俱都認得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那就不行了。我要跟你到湖耳山去，他要是不認識我，知道我不是你這廟中之人，他要問你我是何人，你有何言答對？」紀忠說：「呼吸之間，壞了大事！這件事大不好辦。白少將軍，你不要跟我去了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無妨事，你就說你在四方鎮收的我，名叫普化。昨天初到廟內，帶我給他叩頭，你二人又是拜兄弟，他認著必是一番好意，絕不疑惑，你可說我是啞巴。」鐵面僧紀忠說：「就是那樣辦理吧。」

二人出離了鐵善寺，順道路往東，由東轉過山彎往北，繞到湖耳山前山，順山道來到柵欄寨門。嘍兵早已看見，說：「大寨主來了！我們寨主正在裡面等候。來吧，一同到裡面吃酒。」紀忠說：「特意前來給你家寨主拜壽。」手下之人稟進去。不多時，小霸王楊勝親身出來迎接，說：「兄長來了，小弟有失迎接，望求兄弟恕罪。」鐵面僧紀忠說：「你我知己之交，不敘套言。今日賢弟千秋，愚兄早應該前來祝壽。」白少將軍一看，見小霸王楊勝果然是一條英雄，平頂身高九尺，膀闊三停，面似烏金紙，黑中透亮。此人是古式的打扮：頭戴皂緞色六瓣壯帽，上安六顆明鏡，迎門一朵絨球，身穿皂緞色蟒箭袖，週身繡團龍，腰繫絲鸞帶，足下青緞快靴。兩道濃眉，直插額角入鬢，一雙大環眼，皂白分明，三山得配，準頭豐滿，四字方海口，兩耳朝懷，海下無須，正在少年，二目神光燦燦。少將軍看罷，把頭一低，一語不發。